

57X

52

28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史記三十一



索隱曰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孫常有國故孟子曰陳仲子齊之系家又董仲舒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為家者也

吳太伯

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索隱曰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是吳本伯爵也范

甯解論語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大王之元子故曰太伯稱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

爵但其名史籍先闕爾。正義曰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去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

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齊

築闔閭城都太伯弟仲雍索隱曰伯仲季是兄弟次第之今蘇州也

相符則系本曰吳孰哉居藩籬宋衷曰孰哉仲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解者云雍是孰食故曰雍字孰哉也

皆周天子之子而王季子也

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

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正義

曰江熙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

必有天下故欲傳國於季歷以太王病許採藥於吳越

不及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

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釋云太王病

而託採藥生不事之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及使季歷

主喪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歷主

祭祀不祭以禮三讓也

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

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勾吳宋衷曰勾吳太伯始所居地名。索隱曰荆者楚之

太伯世家

舊號以州而言之曰荆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

此言自號勾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地在

楚越之界故稱荆蠻顏師古註漢書以前未有吳言勾者夷之

發聲猶言於越耳此言號勾吳當如顏解而註引宋衷

以為地名者系本居篇云孰哉居藩籬孰姑徙勾吳宋

氏見史記有太伯自號勾吳之文遂弥縫解彼云是太

伯始所居地名裴氏引之恐非其義藩籬既有其地勾

吳何憊不知其吳人不聞別有城邑謂名勾吳則系

本之文或難依信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

伯卒皇覽曰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

雍仲雍卒索隱曰吳地記曰仲雍冢在吳鄉常孰縣西海虞山上與言偃冢並列子季簡

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

虛

啟承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封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比故夏虛

是為虞仲齊隱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太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虞左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

則虞仲是太王之弟也又論語稱虞仲者蓋周章之

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則仲雍本字仲而為列為

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正義曰柯音歌相音相匠

史記

卷之四

反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正義曰橋音遙

音橋反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正義曰繇音遙

又音由周繇卒子屈羽立正義曰屈居勿反屈羽卒子夷吾立夷

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索隱曰燕周古柯轉轉卒子

頗高立索隱曰古史考作頗夢頗高卒子句卑立索隱曰古史考云卑軫是

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索隱曰春秋經

人執虞公左氏二年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

棘之壁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之遂伐

虢滅下陽五年傳曰晉侯復假道伐虢宮之奇諫不聽

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有

二月滅虢師還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正義

曰夢莫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

吳太伯世家

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一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

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

吳興正義曰中國之虞滅後二世合大仇從太伯至壽

夢十九世索隱曰壽夢是王壽夢二年索隱曰自壽夢

春秋唯記卒計壽夢楚之丘太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

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

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

受小客之幣辭○索隱曰左氏成二年曰巫臣聘齊及

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七年傳曰子重子反

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遺二子書曰余必使尔罷

於奔命以死巫臣使於吳吳子壽夢悅之乃通吳于晉

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

人吳始伐楚伐巢伐徐鄢陵之會吳入吳於是始通於

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杜預曰吳與

索隱曰春秋經襄三年楚公子嬰奔帥師伐吳左

十五年王壽夢卒索隱曰襄十二年經曰秋九月吳子

正二十五年系本日吳孰姑徙勾吳宋衷曰孰姑壽夢

也代謂祝夢乘諸也壽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

讀姑為諸孰姑壽夢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索隱曰

書吳子渴左傳稱諸樊蓋渴是其次曰餘祭次曰餘昧

名諸樊是其號公羊傳渴作謁次曰餘祭次曰餘昧

索隱曰左氏曰閻戕戴吳杜預曰戴吳餘祭也又襄二

十八年左氏齊慶封奔吳吳勾餘與之朱方杜預曰句

餘吳子夷未也按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

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未但句餘或別是人杜預誤為夷

才亦夷未惟史記公羊作餘昧左氏及穀梁並為夷未

夷未句餘音字各異不得為一正義曰祭則界反昧

莫亨次曰季札索隱曰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

反莫亨次曰季札與季子同母者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

皆愛之同欲以為君季子猶不受謁請兄弟迭為君而

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

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亡焉僚者

長庶也即之闔閭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

吳太伯世家一

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

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系本日諸樊徙吳也索者樊

已除喪讓位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

人不義曹君服虔曰宣公曹伯盧也魯成公十二年

會晉侯伐秦卒于師曹君公子負芻也負

以無失節

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太子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
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
君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索隱曰成十三年左傳曰
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
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杜預曰皆宣公庶子也負
芻成公也欣時子臧也十五年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
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
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杜預曰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也
次守節杜預曰謂賢者不失節杜預曰愚者妄動君子
也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君子
曰能守節矣君義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
索隱曰君子者左丘明所為史也誰敢于君存國非吾節
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
其室而耕乃舍之舍音捨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
平公初立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是也十三年王諸樊卒

吳伯世家

索隱曰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
于棠卒左氏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棠
棠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督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
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
射之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
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
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索隱曰襄三

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
延州來季札邑昭二十七年左傳曰吳子使延州來季
子聘于上國杜預曰季子平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
延州來成七年左傳曰吳入州來杜曰州來楚邑淮南
下蔡縣是昭十三年傳曰吳滅州來二十三年傳吳伐州
來則州來本為楚邑吳伐滅以封季子也地理志云會
稽毗陵縣季札所居太康地理志曰故延陵邑季札所
居栗頭有季札祠地理志云沛郡下蔡縣古州來國為
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於州來公羊傳曰季
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何休曰不入吳朝拜也此

云封於延陵謂國而賜之以萊邑杜預春秋釋例王餘

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子慶封朱方之

縣秦改曰丹徒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

吳使季札聘於魯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請觀周樂

為歌周南召南杜預曰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

聲曰美哉始基之矣王肅曰言始造王基也猶未也

然勤而不怨杜預曰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歌北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賈逵曰淵深也杜預曰二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

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

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

鄘或本作庸

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賈逵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

公之德如是杜預曰康叔武公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

歌王服虔曰王室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

其周之東乎服虔曰平王東遷維也曰美哉思而不懼

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云

乎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之間無歌齊曰美

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服虔曰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

表東海者其

國未可量也服虔曰國之興衰世

樂而不淫賈逵曰蕩然

或將復興歌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無憂自樂而

揚音賓於賓友

不荒其周公之東乎杜預曰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為

也其周之舊乎杜預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

而為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徐廣曰盟一作明駟案賈

憂之遠也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非令德之後誰

能若是歌陳曰國無王其能久乎杜預曰淫聲放蕩無

自鄙以下無譏焉服虔曰鄙以下及曹風歌小雅杜預

遺民也杜預曰謂有殷歌大雅杜預曰大雅陳文曰廣

哉熙熙乎杜預曰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杜預曰其文王之德

乎歌頌杜預曰頌者以其曰至矣哉賈逵曰言直而不

倨杜預曰倨傲也曲而不讙杜預曰讙撓也近而不偪杜預曰遠而不

攜杜預曰攜貳也遷而不淫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鄴武復而

不厭杜預曰新也哀而不愁杜預曰樂而不荒杜預曰節

用而不匱杜預曰弘大廣而不宣杜預曰不施而不費杜預

言王肅曰非不能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猶有先王之

言王肅曰非不能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猶有先王之

言王肅曰非不能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猶有先王之

言王肅曰非不能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猶有先王之

言王肅曰非不能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猶有先王之

言王肅曰非不能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猶有先王之

言王肅曰非不能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猶有先王之

言王肅曰非不能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猶有先王之

言王肅曰非不能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猶有先王之

言王肅曰非不能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猶有先王之

誦丘勿反撓文教反

民

吳大伯也

民所利之取而不貪杜預曰義然後取處而不底杜預曰守之以道行而

不流杜預曰制之以義五聲和八風平杜預曰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盛德之所

同也杜預曰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削商籥者賈逵曰象文也削籥曲也南籥以籥弄也

索隱曰籥音朔又蘇彫反曰美哉猶有憾恨也恨不

及已以伐紂而致太平也索隱曰憾又音胡暗反見舞大武賈逵曰大武

或作感字省尔亦讀為憾武周公所作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

武王祭也賈逵曰韶護毅成湯祭大護也曰聖人之弘也賈逵曰猶有勳德聖人

之難也服虔曰難於始伐而无見舞大夏賈逵曰夏禹

曰美哉勤而不德服虔曰禹勤其非禹其誰能及之見

舞招節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曰德至矣哉大矣

服虔曰至帝王之道極於韶也

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

不敢觀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

吾不敢請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服

曰入邑與政職於公不與國家之事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

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相子以納政與

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正義曰乃悼反在魯昭公八年

之乃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父謂子產曰鄭之執政

解也修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子為政慎以禮服虔曰禮以經

國家利社稷也

以拙及无傳作悅

服虔曰禮以經

國家利社稷也

國家利社稷也

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遽瑗史狗史鱓公子荆公

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

於宿左傳曰將宿於戚。索隱曰按太史公欲自為一

遂以宿字替戚爾戚既色各理應不易聞鐘聲服虔曰孫

今宜讀宿為戚戚衛邑孫文子舊所食也文子鼓鐘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我服虔曰

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賈逵曰

獻公以戚畔也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索隱曰按春

而又何樂此畔字宜讀曰樂樂謂聞鐘聲也畔非其義耳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

幕也王肅曰言至危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賈逵曰備君南遂

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服虔曰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况於鐘鼓乎

適晉說趙文子索隱曰各起。正魏獻韓宣子義曰此本云各秦

子索隱曰各起。正魏獻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服虔曰言晉國之將

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

三家杜預曰富必厚施吾子直服虔曰直不能必思自

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

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

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正義曰括地志云徐

西南一里即延陵季子掛劍之徐君也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

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

圍弒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為靈王索隱曰春秋經襄二

女傳曰延陵季子解寶劍繫徐君

在

臣太伯世家

大司十三少師十八音甲

十九年閻殺吳子餘祭昭十五年吳子夷未卒是餘祭
立四年餘昧在位十七年系家倒錯二王之年此七年
正是餘昧之三年昭元年經曰冬十有一月楚子麇卒
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
問王疾緝而弒之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遂十年楚靈王
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葬王于郟謂之郟敖

會諸侯而以伐吳之宋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
邑而去左傳曰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宋方之役。索
隱曰杜預註彼云皆楚東鄙邑也譙周二云鄆縣
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
按解者以麻即襄城縣故麻城是也

至季婁服虔曰季婁楚之東邑。索隱曰昭五年左傳
曰楚子伐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遠啓強待命
季婁今直言

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杜預曰乾谿
至季婁略耳

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索隱曰春秋襄二
東境

吳子餘祭左傳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閻使守舟吳
子餘祭觀舟閻以刀殺之公羊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

吳太伯世家

道也合在季札聘魯之前倒錯於此

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弃疾
弒其君靈王代立焉索隱曰據春秋即餘昧十五年也
昭十二年經曰夏四月楚公子比

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
左氏具載詞繁不錄公子比弃疾皆靈王弟也比即子
干也靈王公子圍也即位後易名為虔弃疾即位後易
名熊居是為平王史記以平王遂有楚國故曰弃疾弒
君春秋以子干為王故曰此

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
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
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
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索隱曰此文以為餘昧子
公羊傳以為壽夢庶子

王僚
二年公子光伐楚徐廣曰此本云夷昧生光吳越
春秋曰王僚夷昧子與史記同

敗而
云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索隱曰計僚元年當

昭十六年比二年公子光云五年楚之二臣伍子胥來

王舟事在左氏昭十七年

奔公子光客之索隱曰左傳昭二十年曰伍負如吳言

也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仇不可從也負曰彼

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鱗設諸焉

而耕於鄙是謂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索隱曰此文

以客禮接之

系本以為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

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

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

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

拔居巢鍾離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索隱曰昭二

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

之吳不動而速之吳人踵楚邊人備遂滅巢及鍾離

而還地理志居巢屬盧江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

屬江南應劭曰鍾離子之國也

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索隱曰左一女家怒相滅兩國

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

取兩都而去正義曰兩都伍子胥之初韓吳說吳王僚

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僂於楚欲自報其

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負知光有他志服虔曰乃求勇

士專諸賈逵曰吳勇士。索隱曰專或作刺左傳作鱗

秋云專諸豐邑人伍子胥初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

諸方與人聞其不可當其妻呼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

光

吳世家

二十八年十四

五年公子光客之是也事合記於十二年冬楚平王卒
 五年不應略彼而更其於此也
 索隱曰昭二十六年春秋經書楚子居卒是也
 也按十二諸侯年表及左傳合在僚十二年
 吳欲因楚罃而伐之
 索隱曰據表及左氏僚止合有十
 二年事並見昭二十七年左傳
 使公子蓋餘燭庸
 賈逵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索
 音同而字異者或謂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賈逵
 及杜預并刺容傳皆云二公子王僚母弟而昭二十三
 年左傳曰光帥右掩餘帥左杜註云掩餘吳王壽夢子
 又系族譜亦云二公子並壽夢子若依公羊僚為壽夢
 子則與系以兵圍楚之六瀆
 杜預曰瀆在盧
 疾譜合也
 晉以觀諸侯之變
 昭強弱曰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
 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
 賈逵曰時言告專
 諸曰不索何獲
 昭強弱曰不索我真正王嗣當立吾欲求之
 當何時得也

吳世家

季子雖至不吾發也
 王肅曰聘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
 老子弱
 昭強弱曰王母老子弱也。索隱曰依王肅解
 與史記同於哩無失昭強弱杜預見左傳下文云我爾身
 也以其子為卿遂強解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
 語不近情過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
 為迂回非也
 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
 之身也
 昭強弱曰言我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
 杜預曰掘
 地為室也。索隱曰春秋經唯言夏四月而謁王僚飲
 左氏亦云丙子當別有按據不知出何書
 索隱曰謁請也木或
 作請左氏作饗
 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
 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
 音披。索隱曰
 劉逵註吳都賦
 鉞刃刀公子光詳為足疾入于窟室
 杜預曰難作王
 黨殺已素避之也

○索隱曰詳音陽為如字左氏曰光為足疾詳即為也或讀此為字音為非也豈詳為重言邪使專諸置匕首於斧魚之中服虔曰全魚炙也○索隱曰劉氏

尺八寸通俗文云其頭類匕故曰匕首也短刃可袖者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

交於劍賈逵曰交遂弒王僚公子光竟立為王是為吳

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發

犯民人無發王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

事生以待天命服虔曰待其天命之終也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

之道也杜預曰吳自諸樊已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

復命哭僚墓服虔曰復命於僚哭其墓復位而待杜預

本位待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

吳世家

子光弒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索隱曰

二十七年曰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二十年經曰吳滅徐徐子奔楚左傳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無王闔廬元年

封舒之事當是舒徐字亂又且踈略也

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

二子奔吳徐黃曰伯嚭州犂孫也史記吳以為大夫三年

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王將二公

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索隱曰左

子胥對耳無四年伐楚取六與瀟五年伐越敗之六年

楚使子常囊尾伐吳正義曰左傳云楚囊尾為迎而擊

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索隱曰在左傳

定一年當為闔

廬七 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

可入今果如何索隱曰言今欲果二子對曰楚將子常

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

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索隱曰定四年經蔡侯以吳

績吳入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正義曰吳

廬弟夫槩正義音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

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

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

昭王出郢奔鄭服虔曰鄭公弟正義曰左傳云鄭欲

弑昭王昭王與鄭公奔隨服虔曰隨而吳兵遂入郢子

吳世家

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索隱曰左十年春越聞

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

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

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

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

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司馬彪曰女南吳旁有

志云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北九十里應劭云吳王闔廬

其弟夫槩奔楚封之於堂谿氏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

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

若太子終纍敗楚舟師杜預曰闔廬子夫差兄此以為

夫差當謂名異而一人耳左傳又曰獲潘子臣小惟子

名子且即其十五年孔子相魯索隱曰定十年左傳曰

邑之人夫也夾谷孔丘相犁弥言於齊侯曰孔子知禮而無勇是也

杜預以為相會議也而史遷孔子系家云攝行相事按

左氏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又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

使茲無還指對蓋是攝國相也

句踐迎擊之擄李賈逵曰擄李越地杜預曰吳郡

死士挑戰徐廣曰一作直越出家亦然或者以為人名

之士也正義曰挑音田烏反三行造吳師呼自剄

左傳曰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項正義曰吳師觀之越

行故郎反造千到反呼火故反到堅鼎反

因伐吳敗之姑蘇越絕書曰閻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林

蘇臺名在吳傷吳王閻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

縣西三十里索隱曰左傳云定十四年越子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

閻廬閻廬傷將指還卒於陞去擄李七里此云擊之擄

李又云敗之姑蘇自為乖異杜預註閻廬使立太子夫

擄李在嘉興縣南靈姑浮越大夫也閻廬使立太子夫

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

越絕書曰閻廬冢在吳縣昌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

十步水深一丈五尺桐棺三重傾池六尺玉鳥之流扁

諸之劍三千方負之口三千繫郢魚腸之劍在焉卒十

餘萬人治之取士臨湖葬之二日白虎居其上故號曰

虎丘索隱曰此以為閻廬謂夫差夫差對閻廬若左

氏傳則云對曰者夫差對所使之人也頌音胡貢反以

敗

吳世家

卷之十一

十一

至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在太湖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賈逵曰會稽山名。索隱曰

山林故以鳥棲為喻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左傳作保國語作棲曰行成求成也。索隱曰大夫官也種名也吳越春秋以為種姓文而劉氏云姓大夫非也。正義曰國語云越飾美艾八人納太宰嚭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

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

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曰殺夏后相也。索隱曰過音戈寒波之子澆所封國也猗姓國晉世道記曰東萊掖縣有過鄉北有過城是古之過國者也斟灌斟尋夏同姓賈氏據系本而知也按地理志北海壽光縣應劭曰古斟灌禹後今灌亭是也又平壽縣云故以尋禹後今斟城是也斟與斟同滅夏后帝相服虔曰夏后帝相之孫帝相之妃后緡方娠賈逵曰緡有仍之姓也杜預曰緡懷身也

吳世家

逃於有仍賈逵曰有仍國各后緡之家而生少康服虔曰后少康為

有仍牧正王肅曰牧正牧官之長也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

賈逵曰有虞帝舜之後杜預曰梁國虞縣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

邑之於綸賈逵曰綸虞邑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賈逵曰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

後遂收夏眾撫其官職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眾撫修夏之故官憲

典使入誘之遂滅有過氏索隱曰傳云使汝艾誅澆季

復禹之績祀夏配天服虔曰以不矢舊物賈逵曰物也

事也今吳不如有過之疆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

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

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

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
 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
 采帶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
 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
 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艾陵齊地。索隱曰此七年魯哀公六年也左氏此
 年無伐齊事哀十一
 年有敗齊師于艾陵 至繒杜預曰琅邪繒縣乃魯哀公而徵百
 牢李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賈逵曰周禮王台諸侯享禮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索隱曰事在哀七年當夫差八年不應上連七年按左傳
 曰子服景伯對不聽乃與之非謂季康子使子貢說得不用百牢太宰嚭自別召康子乃使子貢辭之耳因
 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為驪伐魯至與魯盟乃去索隱

吳世家

曰左傳驪作邾杜預註左傳亦曰邾今魯國
 驪縣是也驪邾聲相近也自亂耳驪宜音邾 十年因伐
 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
 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索隱曰左氏作
 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王肅曰石田不可耕
 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服虔曰顛墮也越墜也顛越
 曰左傳曰其顛越不共則窮殄無遺育無俾易種子索隱
 怒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此即艾陵戰時也 商
 之以興徐廣曰一本作盤庚之誥有顛越商之興吳王不
 聽使子胥於齊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服虔曰鮑氏齊大夫。索隱曰
 左傳直云使於齊杜預云私使人至齊國屬其子索隱曰
 子按左氏又曰反役王聞之明紫子胥自使也 還報吳
 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服虔曰屬鏹劍名賜使自

大下八十八

列○索隱曰劍名見越絕書○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正義曰屬音獨鑊音句于反

今可為器索隱曰傳云樹吾墓槨槨可材也抉吾眼置抉之王楙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乃盛以鷓夷投之江也○正義曰吳俗傳云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

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索隱曰扶烏穴反此國語

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

盡越乃開渠子胥亦濤盪羅城東開入滅吳也齊鮑氏

今猶號曰示浦門曰鮑鮒是從東門入滅吳也

弒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服虔曰諸侯相

曰公名陽生左傳哀十年曰吳伐齊南鄙齊人殺悼公

其宗黨憫且此伐在艾陵戰之前乃從海上徐廣曰攻

吳州家

於橐臯服虔曰橐臯地名也杜預曰在淮南後道縣東

衛侯會吳于鄭此并言會衛橐臯者按左傳吳欲會于

衛初衛殺吳行人懼謀於子羽子羽曰不如止也子木

曰往也衛侯本不欲赴會故魯以夏會衛及秋乃會之

爾所以太史公言其召魯衛會於橐臯也鄭發陽也廣

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橐臯縣名在壽春音吐各一反臯音姑遠音七則反遺音才猷反十四年

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杜預曰陳留封丘縣欲霸中

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

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合吳人告敗於王夫

差夫差惡其聞也賈逵曰惡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

於幕下服虔曰以絕口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

於周室我為長杜預曰吳為大

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

伯杜預曰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徐廣曰黃池之
盟吳先軟晉次
之與外傳同駟察賈逵曰外傳曰吳先軟晉次
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索隱曰此依左傳文按左傳
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昨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我
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是趙鞅怒司馬寅對曰
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其勝乎杜
預曰墨氣色下也國為敵所勝也又曰太子死乎且夷
德輕不忍父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是也徐賈所云據國
語不與左傳合非也左氏魯襄之伐晉楚為會先書晉
晉有信耳外傳即國語也書有二各也外吳者吳夷賤之不許同中國故言外
吳王已盟與晉
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
亡太子內空王居外又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
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
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

吳世家

其君

伐吳索隱曰哀十九年左氏曰越人侵楚以誤二十
也杜預曰誤吳使不為備也無伐吳事也

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

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
韋昭曰勾章東海口外州也

索隱曰國語曰甬勾東越地會稽勾章
縣東海中州也按今鄭縣即是其處

子百家居之吳

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

對此遂自剄死越絕書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之位
越五侯十戈人一螺土以葬之近大湖

猶山螺音路未反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

得而稱焉王肅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聖子昌昌必有
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

大史公曰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勾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皇覽曰延陵季子家在此陵縣登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事

索隱述贊曰

太伯作吳	高讓雄圖	周章受國	別封於虞
壽夢初霸	始用兵車	三子並立	延陵不居
光既篡位	是稱闔閭	王僚見殺	賊由專諸
夫羞輕越	取敗姑蘇	甬東之恥	空慙伍胥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史記三十一

齊大公世家第二

史記三十二

正義曰括地志云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封禪書云齊之所以為齊者以天齊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

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索隱曰譙周曰姓姜名牙炎帝

之裔伯夷之後掌四岳有功封之於呂子孫從其封姓呂尚其後也按後文王得之渭濱云吾先君太公望子父故號太公望蓋牙是字尚是名其先祖嘗為四嶽佐後武王號為師尚父則尚父官名

萬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

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或封

於申姓姜氏

索隱曰地理志申在南陽宛縣西夏商之時

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

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

索隱曰譙周曰

呂卓嘗屠牛於朝歌賣飯於盟津以釣漁奸周西伯

正義曰奸音干括地志云茲泉水源

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
 遇文王鄴元云碯溪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為陣即太
 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有石壁深高幽邃人跡少及東南隅
 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
 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碯溪之稱也其水清冷
 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
 者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
 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
 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西伯將出
 魚腹中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索
 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麗徐廣曰麗勅知反○索非虎
 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
 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
 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父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
 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

齊世家

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
 周西伯拘姜里散宜生闕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
 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盡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
 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及國言呂尚所
 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姜里歸
 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正義曰六
韜云武王問太公曰律之音聲可知三軍消息乎太公曰
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宮商角徵羽此
其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敵金
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之其法以天清靜無陰雲風雨
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九伯步偏持律管橫耳大
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其微角管齊應當以白虎徵管
聲應當以玄武商管聲應當以勾陳五管盡不應無有
商聲當以青龍此五行之府佐勝之徵陰敗之機也

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
 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
 密須大夷系隱曰郡國志密須在東郡廩丘縣北今日
 與安定定姒姓顛城密須姑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是也
 密國各不同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
 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脩文王業東伐以
 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
 故曰師尚父亦男子美號也
 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倉兕主舟楫官名文王克云蒼兕水獸九頭今誓衆
 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然此文上下並今文大誓
 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
 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

武王世家

說

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
 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
 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徐廣曰正月甲子誓於牧
 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
 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系隱曰周本紀毛
 叔鄭奉明水也衛康叔封布
 采席系隱曰周本紀衛康叔以布
 茲茲是席故此亦云絲帛也師尚父牽牲史佚策
 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
 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脩周政與天下更始師
 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
 齊營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營丘在
 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東就國道宿行遲逆

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
 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索隱曰：犁里奚反，犁猶比也。又犁猶遲也。
 萊侯來伐與之爭營立營立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正義曰：孔安國云：淮浦之夷。徐州之城。畔周乃使召康公服虔曰：召公奭。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土地疆境所至也。索隱曰：言說云：穆陵在會稽非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也。陳石遠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而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杜預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

齊世家

得行討齊由此得征伐為太國都營立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鄭玄云：太公受封留為大師死葬於周五世之後乃葬齊皇覽曰：呂尚家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子丁公呂伋徐廣曰：一作伋。述義曰：不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

索隱曰：系本作猶公慈母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索隱曰：系本亦曰蔡公慈母也。哀公時紀侯諸之

周周惠哀公徐廣曰：周夷王。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正義曰：謚法亦作還詩以刺之也。哀公時紀侯諸之

考曰：胡公徙都薄姑正義曰：括地志云：薄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而當

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

營立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索隱曰：宋衷云：其黨周馬繻人。

其罪

其罪

其罪

其罪

其罪

將胡公於貝水殺之而山自立也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

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

奔居莒正義曰直厲反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也鄭文云霍山在莒本秦時霍伯國十年王

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

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又復入

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

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

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索隱曰系本及譙周皆作說字成公九年卒

子莊公購立音構索隱曰劉氏音神款反系家及系本並作贖又上成公脫年表作說也莊公

二十四年大戎殺幽王周東徙維秦始列為諸侯五十

齊世家

六年晉弒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

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弒其兄隱公而

自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

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

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

服奉養比太子二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音是為襄公襄

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繼無知秩服無

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

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

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

大...

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
車因拉殺魯相公折聲也。正義曰：拉音力合反。相
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索隱曰：讓猶責也。而齊襄公殺彭
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徐廣曰：年表云去其邑。索隱曰：春秋
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左氏云違齊難也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戌
葵丘賈逵曰：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下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丘當魯僖公九年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不同者蓋葵丘有兩處杜意以戌葵丘當不遠出齊境故引臨淄縣西之葵丘若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丘杜又引以不合在本國故引外黃東葵丘為註所以不同也。瓜
時而往及瓜而代服虔曰：瓜時七月。及瓜謂後年瓜時。往成一歲卒瓜時
而公弗為發喪或為謂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

齊世家

聞紀周反又去聲

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服虔曰：為妾在宮也。使之
間襄公王肅曰：侯公之間。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冬十二月
襄公游姑蘇正義音扶云反。賈逵曰：齊地也。遂獵沛丘杜預曰：樂安博昌縣南有
地名貝丘。正義曰：左傳云齊襄公田于貝丘墜車傷足即此也。見彘從者曰彭生彭生鬼改形為彘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
傷足失履反而鞭主獲者弗三百弗正義曰：非弗反。下同。弗士履者也。
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眾襲營
逢主獲弗弗曰且無入驚營驚營果易入也無知弗信
弗示之劍正義音蒼。乃信之待宮外令弗先入弗先入即匿
襄公戶間良父無知等恐遂入宮弗反與宮中及公之

史記卷六十一

大三三

一九十

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公
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家弑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相
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賈逵曰渠丘大夫也。索隱曰本亦作雍廩左
傳曰雍廩殺無知杜預曰雍廩齊大夫此云游雍林雍
林人嘗有怨無知遂襲殺之蓋以雍林為邑名其地有
人殺無知賈言渠丘大夫也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
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
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
之醉殺魯相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
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
忽傳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傳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

齊世家

代魯一作六日

於輦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倭賈逵曰齊正卿高倭及
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
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
白帶鈞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
伐魯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倭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
鈞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
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杜預曰乾時
在樂安界收流旱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
則酒壘故曰乾時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謀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
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莒

濟賈逵曰魯地句讀也。索隱曰按鄒誕生本亦作幸。幸聲相近。如。續音且論語作溝。續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召忽自殺管仲請囚相公之立發兵攻魯

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

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倭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

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相

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

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賈逵曰堂阜

公相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相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

朋徐廣曰或高倭脩齊國政連五家之兵國語曰管子

孰十孰為里四里為連設輕重魚鹽之利索隱曰管子

之法七篇輕重錢也又有捕魚煮鹽法以贍貧窮魯能齊人皆說二年

伐滅郟徐廣曰一作譚。索隱曰春秋魯莊十年齊師

亦不當作譚字也郟子奔莒初相公云時過郟郟無

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

杜預曰遂在齊北蛇丘縣東北相公詐與魯會柯而盟杜預曰北柯今

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相公於壇上何休

基三尺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曰反魯之侵地相公

詐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相公後悔欲無與

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詐之而倍信殺之徐廣曰

一云

一云

一云

帥

許之而肯愈一小快取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
信殺劫也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云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
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相公於甄杜預曰甄衛地也今東郡鄄城也而相
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正義音栢號敬仲來奔
齊齊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正賈逵曰田成子掌百工
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服虔曰山戎蓋今鮮卑也何休曰山戎者戎中
之別燕告急於齊齊相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
還燕莊公遂送相公入齊境相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
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
燕命燕君復脩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

齊世家

師

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濬公母曰哀姜相公女弟也
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濬公哀姜欲立慶父魯
人更立釐公徐廣曰史記釐字皆作釐相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
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
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杜預曰不言城衛衛未亡楚丘武城縣南即今之衛南縣是也二十九年
相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賈逵曰公懼
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相公聞
而怒興師往伐二十年春齊相公率諸侯伐蔡蔡潰服虔
曰民逃其上曰潰也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
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

濱左傳作濱穀傳作旁

以夾輔周室左傳曰周公太公股賜我先君履所踐履

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

王祭不具賈逵曰包茅菁茅包匪之也以供祭祀是以

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

問楚也索隱曰宋衷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麇為右涉

漢中流而墮由麇遂王遂卒不復周乃侯後其于西翟楚王曰貢之不久有之寡人

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杜預曰昭王時

漢非楚境齊師進次于陘杜預曰陘楚地潁川召陵縣

故不受罪為舍再宿為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

信過信為次杜預曰石潁川縣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

齊世家

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韋昭曰方

南陽葉縣南是也。索隱曰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

曰方城則杜預韋昭說為得而服氏云在漢南未知有

何依據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

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左傳曰討是歲

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杜預曰陳

東有葵丘也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賈

曰大路諸侯朝服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

下拜受賜韋昭曰下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

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公羊傳曰葵丘之會相晉侯

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弟無行從之是歲晉獻

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徐廣曰史記卓多作悼正義曰卓丑角反秦穆公以

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相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服

日晉地也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

楚秦晉為疆晉初與會正義曰與音頤下同獻公死國內亂秦穆

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

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而相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

於是相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

枝孤竹地理志曰令支縣有孤竹城疑離枝即令支也

子亦作離字○索隱曰離枝音零支又音令祇又如字

雜枝孤竹皆古國名秦以離枝為縣故地理志云遼西

北支縣有孤竹城爾雅曰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曰大

東馬縣軍登太行至卑耳山正義曰卑音壁

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二正義曰左

十二年會北杏以來宋亂僖四年正義曰乘車之會六正義曰

曾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同盟于

合諸侯一匡天下正義曰匡正也一匡天下昔三代受

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

聽乃說相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相公乃止三十

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

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二讓

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

夏井州晉陽是也

楚

本

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薨魯

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七里也管仲病相公問曰群

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正義曰即

雍巫也賈逵云雍巫雍人名巫易牙也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

曰開方如何正義曰管子云攝八子開方去對曰倍親

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堅刀如何正義曰刀為條反

牙皆齊相公臣管仲有病相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遠易牙堅刀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何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愛於君公曰堅刀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遂死遂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

齊世家

自宮 割曰字亦 作脂音

父不已過乎於是皆即召反明年公有病易牙堅刀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堅刀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壽宮蟲流於戶蓋以揚門之扇二

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相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王子王子專權四十二年戎

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成周是歲魯公子

重耳來相公妻之四十二年初齊相公之夫人三曰王

姬姑姬蔡姬皆無子索隱曰系本徐贏姓禮婦人稱國及姓今此言徐姬者然姬是衆妾

之德稱故漢祿秩令云姬妾數百相公好內服虔曰內婦人亦德稱相未必是姓也

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索隱曰左氏作無虧少衛

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贏生昭公潘密姬生懿
公南人宋華子賈逵曰宋華氏之女子姓生公子雍相公與管仲屬
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賈逵曰雍巫姓雍
人名巫易牙字。索隱曰賈逵以雍巫為易牙字。未知何據。按管子有棠巫恐與雍巫是一人也。因官
者堅力以厚獻於相公亦有寵相公許之立無跪杜預曰易牙既有人於公
為長衛姬請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
相公卒易牙入與堅力因內寵殺群吏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
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
宋相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相公卒遂相攻以故
宮中空莫敢棺正義音相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

電

齊世家

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徐廣曰斂
一依臨也相公十有餘子妻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
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二月宋襄
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
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
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
是為齊孝公宋以相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
亂故八月乃葬齊相公正義曰相公冢在臨菑城南七
齊相公墓在臨菑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
一名牛首獨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
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弋入中得金蠶數十
薄珠襦玉匣繒練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

三三

史記卷三十三

齊世家

切韻文

也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服虔曰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相公之德宋襄公故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相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正義曰賈逵云衛地也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正義曰王義曰音霸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穀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相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舍而商

齊太公世家

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相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索隱曰左氏作丙戎僕庸職之妻正義曰國語及好公內杜預云斷其尸足也之宮使庸職駮乘索隱曰左氏作庸職此言庸職不同非姓蓋謂受佳職之妻五月懿公游於申池杜預曰齊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註曰申池海濱齊數也二人浴戲職也二人浴戲職二人俱病此言乃然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

公栢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遊齊亂故在衛惠公

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戴之眉見於軾王子城父攻殺之

賈逵曰王子城父齊大夫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弒其君靈公十年惠

公卒子頃公無野立正義曰頃音傾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

卒高國畏其偏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彊

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郤克

於齊齊使夫人惟中而觀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

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

執齊使者囚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

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

齊六世家

變蘇協反

郤克索隱曰成二年左傳魯臧宣叔衛孫栢子如晉皆主於郤克是晉使郤克以車八

百乘賈逵曰八百乘六萬人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

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徐廣曰靡一依

摩賈逵曰靡笄山名也。索隱曰靡如字靡笄山名在濟南與代地靡山不同癸酉陳于鞮

地名也逢丑父賈逵曰齊大夫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

軍會食射傷郤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

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

忍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絙於木而止正義曰絙

胡卦反止也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

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正義曰左傳云及華泉

大... 九... 小... 字...

公下如華泉取飲周父御左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卻

車范茂為右載齊侯獲免也

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

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

徐廣曰一作陘駟案齊侯請以寶器謝紀左傳云賂以不

賈逵曰馬陘齊地也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杜預曰桐叔蕭君之字齊侯

故遠言之賈逵令齊東畝服虔曰欲令齊離畝東行

東向濟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

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

衛之侵地正義曰左傳云晉師及齊國十一年晉初置

六卿賞鞏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索隱曰王

曰禮諸侯朝天子朝王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

不授王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王是欲尊晉為王太史

公採其言而書之此文不云授王晉景公不敢受乃歸

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

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

頃公卒皇覽曰頃公子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欒書弑

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

立子光為太子高厚傳之令會諸侯盟於鍾離正義曰

云鍾離故城在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荀偃祖

持父代為中行後改姓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

靈公靈公弟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

守不敢出晉焚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
 子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
 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
 諸侯矣服虔曰數從諸侯征伐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
 我耳遂東太子光賈逵曰徒使高厚傳牙為太子靈公
 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五
 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勾竇之丘殺之
 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杜預曰高唐在祝阿縣西
 比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徐廣曰史記多作逞奔齊莊公享客待
 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間入晉

齊世家

曲沃賈逵曰欒盈之邑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賈逵曰孟

朝歌賈逵曰晉邑六年初棠公妻好賈逵曰棠公大夫棠公死崔

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

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龍濟而不得閒莊

公嘗嘗官者賈舉賈舉復侍為崔杼間公服虔曰向公

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

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服虔曰公以為姜

歌以命之也一日公自知見服虔曰公以為姜官者賈舉遮公從宮而入

財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

官

官

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
 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
服虔曰言不近於公宮服虔曰崔杼之公陪臣爭趣
能親聽公命徐廣曰爭一作扞索隱曰左傳作扞是太史公變左傳之文言陪臣但爭趣此為爭趣者
 不知有淫者不知一命杜預曰言得淫人受命公踰牆
 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門外賈逵曰聞
 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服虔曰謂以
死亡也如是者若為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服
呂亦隨之死亡任也杜預曰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也
 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

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服虔曰置之丁丑崔杼立莊

公異母弟杵臼徐廣曰史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

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

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

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

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

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

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

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正義曰杜預云東郭相崔

氏成有罪正義曰左傳云成疾而二相急治之立明為

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

可杜預曰濟陽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也成彊怒告慶封正義曰成彊告

亦子所知也唯無外與偃是從父兄莫能進矣恐害夫

子敢以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汝乃殺東

郭偃堂無外於崔氏朝也其慶封與崔杼有欲欲其敗

妻及崔杼皆縊死崔明奔魯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入使

一宦者御見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

癸賈逵曰癸齊大夫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氏婦自

殺崔杼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

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

政服虔曰舍慶封之子已有內卻田文子謂相子曰亂

將作田鮑高樂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

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

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

莊公僂崔杼尸於市以說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

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

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

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

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

以千社封之賈逵曰二十五家為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子家止昭公昭公

乃請齊伐魯取鄆正義曰鄆城也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星

母

齊世家

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服虔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

國故曰誰有此也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

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

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彗星將出彗星

何懼乎正義曰彗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微相公曰可

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正義曰祝亦可禳而去也

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

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

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曾陽虎

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

齊世家

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服虔曰東海祝其縣

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杜預云萊人齊所滅萊夷

隱曰鉏音即餘反即犁彌也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

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

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

罷去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

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為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

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

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魯

曰左傳云鬻嬖之子荼嬖則荼母姓似此作芮姬不同也也譙周依左氏作鬻嬖鄭誕生本作芮姁音五句反

茶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
賢者為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茶母欲立之揮發之
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
國惠子尚昭子杜預曰惠子國夏也昭子高張也立少子茶為太子遂
羣公子送之萊服虔曰萊齊東鄒邑景公卒皇覽曰景公冢與相公冢同處太子
茶立是為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茶諸
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徐廣曰一云壽黔奔衛○索隱曰壽一作嘉三人奔衛○正義曰公子壽駒黔奔魯○索隱曰左氏作公三公子萊人歌之
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二軍事乎弗與謀服虔曰萊人見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二軍之謀故愆而歌師
杜預曰稱謚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羣公子失所也

齊世家

乎師乎胡黨之乎服虔曰徒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晏孺子元年
春田乞偽事高國者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
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
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
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
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圍奔魯賈逵曰圍八
月齊秉意茲徐廣曰左傳八月齊邢意茲奔魯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
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
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
也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

齊

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
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
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
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
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
孺子於駘賈逵曰齊邑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
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讎
闡杜預曰闡在東平剛縣北。索隱一邑名。讎在博城縣之西南。初陽生亡在魯季
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
杜預曰魴侯康子叔父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

齊世家

姬嬖齊侯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
伐齊南方鮑子弒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外
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
至賴而去服虔曰賴齊邑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徐廣曰景公之十也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
也闢止有寵焉賈逵曰闢止子我也。索隱曰左氏臨作闢音苦溢反闢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杜預曰心不御安故數顧也御
鞅言簡公賈逵曰鞅齊大夫也。索隱曰鞅名為僕御曰田闢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杜預曰擇
弗聽子我服虔曰子我將田逆殺入逢之服虔曰子我將

逆之殺人也杜預曰遂捕以入杜預曰執逆田氏方時服

曰逆子行陳氏宗曰陳常方欲謀有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服虔曰使陳

也齊國故和其宗族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由於陳宗服虔曰子我

出而恐為陳氏所怨故與盟初田豹欲為子我臣曰豹

陳氏使公孫言豹賈逵曰公孫齊大夫也豹有喪而止

後卒以為臣杜預曰終喪也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

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服虔曰言我與且其違

者不過數人服虔曰違者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

彼得君弗先必禍子服虔曰彼謂闕止子行舍於公宮

服虔曰止於公宮為陳氏作內間也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索隱曰系

本陳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稟在

子尚暨茲子芒盈惠子得九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

充八人之數按系本昭子是栢公之子成子之叔父又

不名莊彊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完系家云

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唯辨田乘不云

人數知四乘謂弟兄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然

其昆弟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在不同入公宮不可彊

以四乘為八人漆叔父為兄子我在幄杜預曰幄帳也

弟之數服虔杜預之失也子我在幄聽政之處也

出迎之遂入閉門服虔曰成子兄弟見子我出宦者禦

之服虔曰闔豎子行殺宦者服虔曰舍於公公與婦人

飲酒于檀臺服虔曰當陳氏入成子遷諸寢服虔曰欲

寢也公執戈將擊之杜預曰疑太史子餘服虔曰曰非不

利也將除害也杜預曰言將成子出舍于庫杜預曰以

公怒故也

聞公猶怒將出出服虔曰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雲事

之賊也杜預曰言需誰非田宗杜預曰言陳所不殺子

者有如田宗杜預曰言子若欲出乃止子我歸屬徒服

徒會攻闈與大門服虔曰宮中之門也皆弗勝乃出田氏

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賈逵曰豐丘殺之郭關服虔

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服虔曰子方子我田逆請而免

之以公命取車於道杜預曰子方取出雍門杜預曰田

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

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服虔曰子方將欲

奔衛東郭賈庚辰田常執簡公子徐州春秋作舒州賈逵曰

齊世家

徐音舒其字從人左氏作舒舒陳公曰余蚤從御執言

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子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驚

是為平公索隱曰系本及譙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

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徐廣曰年表云平公

子宣公積立軍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及廩

丘索隱曰田會齊大夫廩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

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

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

疆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閑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索隱述贊曰

太公佐周 實秉陰謀 既表東海 乃居營丘

小白致霸 九合諸侯 及溺內寵 豐鍾虫流

莊公失德 崔杼作仇 陳氏傳政 厚貨輕收

悼簡遘禍 田闚非儔 風馭餘列 一變何由

齊太公世家第二

史記三十二

